



# 中国历史 十八规律

丁晓山 著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

中国历史  
十大规律

丁晓山 著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武 帅  
版式设计 尉红民  
责任校对 王洪霞  
责任印制 宋二顺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历史大规律/丁晓山著. —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2008. 7

ISBN 978-7-5035-3951-0

I. 中… II. 丁… III. 中国-历史-研究 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9270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 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 
电话: 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18 (发行部)  
邮编: 100091 网址: [www.dxcbs.net](http://www.dxcbs.net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 
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5.5  
字数: 220 千字 印数: 1—5000 册  
定价: 29.00 元



## 写在前面

历史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呢？有的。正如史学家孙达人先生所言：“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，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。”<sup>①</sup>

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无其自身所特有的规律呢？有的。正如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所言：“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，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，制度、文化、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。”<sup>②</sup>“中国社会的特殊性，向为世界学者所公认而无异议。”<sup>③</sup>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说的更明确了：“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逃不出人类社会发展的—般规律，但无论和西方历史抑或和我们以往设想的东方历史相较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均有其独具特色的地方。”<sup>④</sup>换句话说，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历史的发展很不相同的道路，对西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，并不—定可以照搬到中国来，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。

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意义吗？有意义。古人对此早已论及。如宋代学者朱熹就讲过，“读史当观大伦理、大机会、大治乱要失。”元代学者胡三省也说，“善观国者，不观一时之强弱，而观其治乱之大致。”用今人的话讲，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没有比未来更

① 孙达人：《中国农民变迁论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页。

② 张荫麟：《中国史纲·导读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1页。

③ 王家范：《中国历史通论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26页。

④ 田昌五：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》，《学术月刊》1997年第1期。



为重要的了，而认识未来，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别无他途。

中国史学界不是不重视研究历史规律，但长期以来，中国史学一直被“原始社会——奴隶社会——封建社会——资本主义社会——社会（共产）主义社会”的社会发展“公式”束缚住了，似乎除此之外别无规律可循。故而何新先生讲，多少年来，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做两件事：“第一是尽可能地削足适履，扭曲、删改、修正中国历史，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外来历史公式的框架内，第二就是在‘历史规律’的名义下，将这个公式神化成不允许怀疑和批评的神圣教条。”结果使得“正是决定中国历史发展与欧洲不同的那些社会文化历史特征，几乎完全被忽视了。”<sup>①</sup>更谈不上去探讨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了。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有学者指出，中国现代学者尽管为探讨规律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但自己总结的历史规律当属空白。这是值得深思的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，人们不再谈以往被神化的“公式”，而且似乎连历史规律这一类的宏观问题也不愿去说了。诚如一位史学家所指出的：“宏观尝试的受挫，使史家产生了一种厌烦心理，随即向微观方向奔去。近20年来，除了最初一两年重复了一阵宏观旧话题，史学界总体上都趋向于微观课题的开发，视宏义为畏途。”<sup>②</sup>

史家“视宏义为畏途”，除了上述原因外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宏观研究实在不简单。如果说研究历史不易，研究历史规律很难，那么，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就更难了。但唯其如此，也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经过这些年的苦苦摸索，我对探讨中国历史规律

① 何新：《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：何新史学论著选集》，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7页。

② 王家范：《中国历史通论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86页。



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以下两点看法：

其一，从理论上讲，人文科学的规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真理，而不是如同自然科学那样。科学哲学家亨普耳在《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》<sup>①</sup>一文中曾提出历史学家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工作，但他自己也承认那是十分困难的。我们不能指望所谈的每一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可以说，历史科学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绝对真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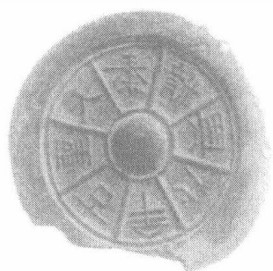
其二，从史料上看，既然是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，就应多去研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。古人通过阅读大量史籍，结合自身的感受，用中国式的语言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，比如什么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；“一动一静，一治一乱”；“大乱居乡，小乱居城”；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；“小官多者其世盛，大官多者其世衰”……这些质朴的结论，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，提供了最有益的养分。

理论明确了，史料也有了，就可以“史论结合”地工作了，而最初的成果，就是展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小书。毫无疑问，这本小书还很稚嫩，还很粗糙，甚至还有不少错误，期待着您的批评和指正。

作者

2008年7月于首都师范大学

<sup>①</sup> 中译文载《哲学译丛》  
1987年第4期。



## 目 录

写在前面 1

---

盛世的首要表现就在政通人和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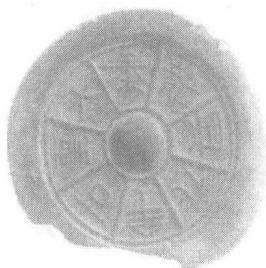
---

- “政通”比“政清”重要 /2
- 社会中层是关键 /7
- “通”与“和”植根于人心的“顺” /9
- 今天是“盛世”吗 /11

乱世的征兆之一：贪污腐败 13

---

- 时势造贪官 /13
- 海瑞也曾接受“馈赠” /17
- 士人难成“社会良心” /18
- “纱帽”与财主的世界 /25
- 中国历史上的“反贪”规律 /26
- 功臣政治与功臣子孙政治 /29



## 乱世的征兆之二：盗匪遍地

30

- “王法难犯，饥饿难当” /30
- “捡票子”、“烤票子”、“撕票子” /31
- “兵匪”血洗禹城 /38
- 更可怕的是“官匪” /42

## 乱世的征兆之三：灾害频现

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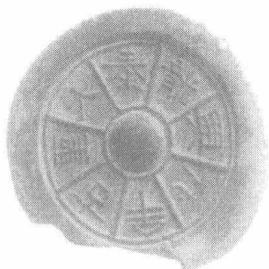
- 三千年前的预言家 /45
- 北旱南涝，天灾人祸 /46
- 乱世是不知不觉中来的 /47

## 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

49

- 林彪爱谈“政变史” /49
- “一号令”成为导火索 /51
- “挖墙脚”与“掺沙子” /55
- 动用一個连也要毛泽东批准 /59
- 历史统治者抓“枪杆子”的几条措施 /61





## 一个王朝能活多久

66

- 开国二三代内总多事端 /66
- 盛衰转折多在中期 /67
- 明朝的春夏秋冬 /68
- “五德说”和“三统论” /77
- 我们如何逃脱这一兴亡周期 /79

##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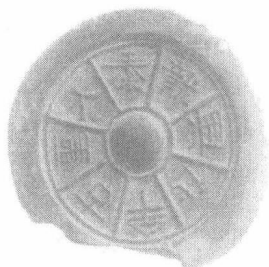
83

- “话说天下大势” /83
- 有关“合”的四个结论 /85
- 统一有利于发展，分裂隐含着竞争 /88

## 衰落导致入侵

91

- 盛衰周期 800 年 /91
- 黄河流域的衰落 /94
- 长江流域也衰落了 /96
- 南宋以后缺少“豁达阔大之风” /98



## 优势转眼成劣势

99

- 中国曾是农业强国 /99
- 早熟的孩子长不大 /100
- 盛极而衰，优劣转换 /104

## “权力统治着财产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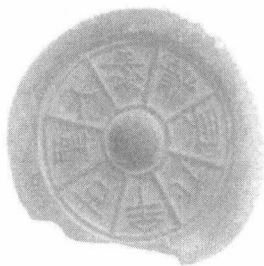
108

- 有权可使阎王推磨 /110
- 剥夺富人的五种途径 /111
- 以权致富，以权守之 /118

## 虚假的市场，潜在的贫困

121

- 长不大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 /121
- 伪“商品”与假市场 /122
- 利润最厚的是奢侈品 /125
- “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” /127



---

**穷则思变：一条千古不变的铁律** 129

- “男不与女斗，富不与穷斗” /129
- “与其屈贫民，宁屈富民” /135
- 有关“穷则思变”的两点思考 /136

---

**促你发展，却又不愿你长大** 139

- 外国资本不可能占据所有市场 /139
- “倚洋人则生，冒洋人则安” /145
- 从来就没有什么“双赢” /147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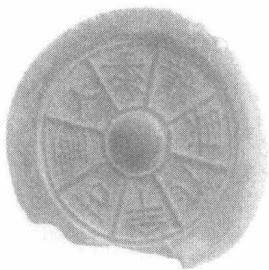
**经济发展的波形振荡周期** 149

- 改朝换代与经济振荡 /149
- 建国以来的五次经济波动 /153
- 2011年或2012年或是一个转折点 /155

---

**从来没有铁板一块** 157

- 银行家与蒋介石的矛盾 /157
- 宋子文与孔祥熙 /161



- 可悲的“传统” /172

---

### 总有那么一点走样

175

- 变了味的“土改” /175
- “中国之人，下愚而上诈” /180
- “显规则”今日依然存在 /182

---

### 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

184

- 为什么是五代 /185
- 《红楼梦》中的五代人 /186
- 富贵怕见开花 /188
- “故家旧族”与“中产之家” /190

---

### “存在决定意识”

194

- 历史地看待国民素质 /194
- 兵马俑眼中的杀气与自尊 /196
- “只为衣冠无义侠” /200
- 农民游民化，士人贫困化 /202



---

**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律** 205

- “想活不能活”、“想富不能富” /205
- 官没去逼，民也要反 /208
- 起义多发于“隙地” /209
- 乌合之众与秘密宗教 /210
- 农民负担的历史规律 /211
- 秀才造反，未必不成 /213

---

**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分配规律** 215

- 干预——失败——再干预——再失败 /215
- 公——私——公 /220

---

**参考文献** 224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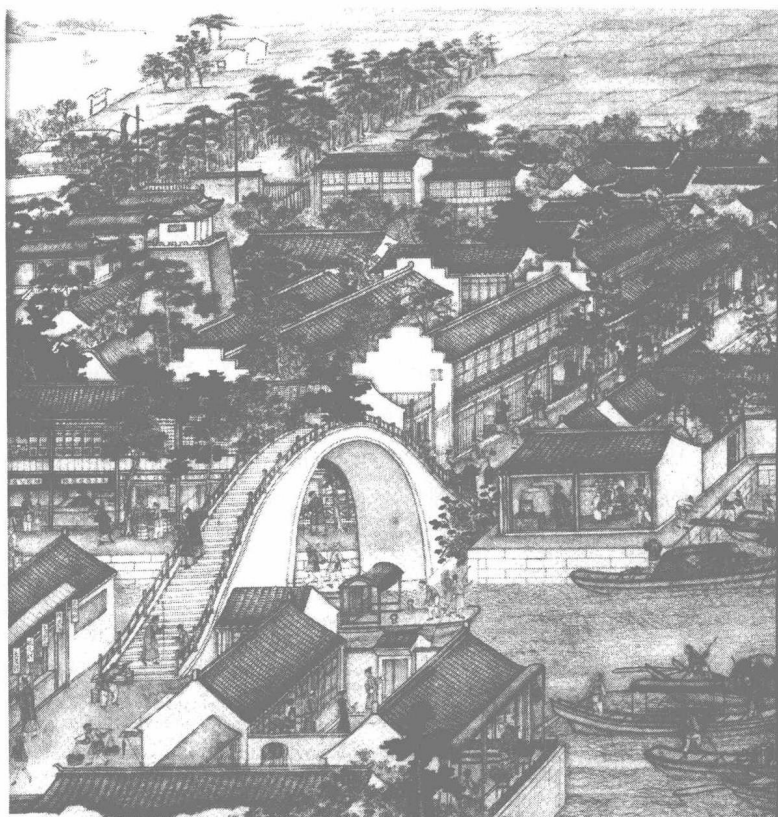
**后 记** 233

---



## 盛世的首要表现就在政通人和

中国自古对盛世有许多好听的颂词，什么“莺歌燕舞”，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，什么“海宇宁谧，民乐雍熙”，但其中最重要的，还是“政通人和”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，首先就表现在政治是畅通的，社会是和谐的。



清·徐扬绘《姑苏繁华图卷》（局部），辽宁省博物馆藏



## “政通”比“政清”重要

翻开中国的史书，会发现形容盛世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“政通人和”。“人和”好理解，“政通”呢？政，是指政治；通，是指通畅。为什么不说政清人和呢？难道说，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还重要吗？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国家的阶级属性，先把国家看成一个组织，看成一个管理着亿万民众的机器，的确，政治通畅要比政治清明重要。这就好比一辆汽车，先得电路通，油路通，能开起来，有些小毛病也不打紧；而如果电路也不通，油路也不畅，开不了，那么这辆车才真是快没用了。

就拿秦朝来说，秦国是靠战争赢得天下的，秦国的军队可以说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，秦国的上层也是很厉害的，什么远交近攻，什么商鞅变法，内政外交，都处理得不错。但打了天下后，怎么会二世而亡呢？以往老说这是因为秦政残暴，而秦国的统治，一向并不仁慈，怎么统一前没垮呢？看来还有其他原因。美籍华人，美国匹茨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先生指出，秦之速亡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政治不通，具体地说，就是中层与下层的疏离。

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家公司，秦的上层也即董事这个层次，是很厉害的。那么，秦的中层也即部门经理这个层次，又是些什么人呢？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挖掘，我们今天已逐渐弄清，秦的中层，几乎全是军人。秦实现统一后，对六国旧地简直可以说是实行军事管制的。秦的军队，如同抗日战争时的日本人一样分驻各个据点，秦人死后，也是单独埋在一起，不与当地人混葬的。考古学家曾挖掘到一个大致相当于今天县长的秦墓，发现墓主就是当年秦军的一个普通士兵，随军出征，积战功奉派为县长职务。正如许倬云先生指出，“这样子就没有中层，中间全是他的军队，下层是隔离的。”秦国的上层很能干，但“下面是空的，整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，中间也没有管理层次的干部。”“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得很好，中层联系下层的完全没有，可以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，下面与中间完全是散的，因此不能维持下去。”下层百姓的怨气、意见，很难通过这些秦国军人，反映到决策层去。政不通自然人也不和，不亡待何？

再看东汉，我们在学习历史时或许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：



东汉比西汉弱。许倬云先生讲东汉整个治安的情形跟西汉比又差得很远，而防卫边疆的能力也跟西汉差得很远。东汉百姓的实际地位，也比西汉低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许倬云先生认为，问题还是出在“政通”上，东汉时上层已僵化，不是上层的小圈子里的人，几乎爬不上去。而东汉时的“国立大学”太学，竟有三万多学生，用许倬云先生的话讲，“比今天的台湾大学大”，“台湾大学今天也不过一万多人而已”。教育机构不断地培养出中层的干部，却又不给他们往上爬的机会，结果日久生怨，这些人转而成为政府的对立面。大家知道，东汉的学生运动“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起源”，太学生里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成为政府的批评者和攻击者。如果说秦朝是中层与下层之间出了问题，那么东汉便是“上层和中间之间发生了问题”，但结果则是相同的：政不通，人不和。东汉国运不振，日趋衰弱。

上面举了两个反面的例子，下面再举两个正面的例子：

先看西汉。西汉的“文景之治”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。许倬云先生对汉代评价不低：“基本上，汉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差，汉代老百姓过的日子跟与之同代的罗马帝国的老百姓一比，可算过得相当好。汉代有内乱，有外战，相对讲起来，次数不算多，和平的岁月相当长。”

但西汉一开始时是有很严重的问题的，至少有40年左右，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起，他的军队里面，他的追随者、功臣，甚至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最小的小兵，慢慢都变成了干部。所有的功臣，有的封侯，有的封王，自己的子弟也封王，宰相都必须是有侯爵封号的人才能做，政府里部长阶层的官员，没有一个不是一起打天下起来的弟兄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。有点像秦国的样子，中层与下层的沟通并不好。当时全国人口，汉高祖时大概是3000万左右，汉代100年以后人口达到4500万。打天下的功臣集团，从将军到小兵，不过15万人、20万人，但这20万的人要去统治一个三四千万人的国家，除了独裁、专制以外，是没有别的方法的。

缺乏一个畅道的中层，上层既无法将政令顺利地传达到下层，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么，老百姓需要什么。40年以后，这批人走了，接下去由他们的子弟接管了大概20年不到的样子，也不行了，政府显然许多事情办不通。因此汉朝不得不开





始寻找新的方向，逐渐发展出一个察举制度。

察举制度一步步发展，从开始发展到一个相当水平，大概花了两代人的时间，一步步改进，最后的模式是这样的：20万人里面，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提名，要考核这个人的品行，要选最好的好人：孝子、廉吏、不贪污、不做坏事的人。但演变到后来，实际上是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。请注意：是当地大家公认最能干的人，就是说，要过当地士人舆论这一关。汉代还有一个与察举相反的“征群”制度，即自上而下的选拔。天子选拔人才叫“征”，大官选拔人才叫“群”。但征群上来的人才，往往也要过察举这一关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如果过不了“群众舆论”这一关，是走不到高位的，与后世的“一言堂”不同。所以有学者指出：“如果单从效果上看，汉代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好的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既保证了人才的能力，也兼顾了人才的品质。”<sup>①</sup>可谓德才兼备。这样一位通过“群众”舆论的候选人先在地方政府工作，做地方的文官、秘书、科员，做得好了，县长推荐到民政部去，或推荐到省里去。省级政府试用了一阵后，觉得不错，就将他推荐到中央去，推荐到中央去的叫做“郎”。凡是各地推举进来的，到了中央都叫“郎”，最多的时候，一年有2000个郎。郎担任在王宫里里外外的事情，年轻人做守卫，做跑差事的侍郎，做秘书，做一些杂的事。除了太监要做的事情以外，皇帝四周的大小事情几乎都是郎来做，在这里，高级官员慢慢找出郎里面哪些人特别能干、特别好，而皇帝也看得出哪个郎好，哪个郎不好。

郎须通过考试，考的时候是设定现在有某个重大的问题，你说怎么办？譬如说，海峡两岸“三通”了，你的意见该怎么办？你写个政论文章给我看看，或者某地地震了，如何救济？写篇文章出来，看你的政治意见，看你的方案，然后从中选出一些人。这种考核显然更易看出一个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，若这个人说的不错，记在人事档案上，等到有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派他去做。这是一个从选拔到训练的完整的程序。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精英收罗在一起，一级级的训练，训练到最后还叫他参加政府的实际事务，然后考验他们，再派他们出去。派他们出去时，第一年是用，试用得好，再给你两年，或三年的任命，三年的任命做好了，才决定加你的薪水，或升你的

<sup>①</sup> 张鸣：《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63页。